

海地的經濟危機與共黨動亂

王建勳

壹 不停的軍事政變與杜瓦利總統的獨裁

海地共和國為中美大西洋印度羣島中的一個島國，位於加勒比海希斯賓尼俄那島 (Hispaniola) 西部，東部與多明尼加毗鄰，面積二萬七千平方公里，佔該島三分之一。人口五百萬，其中95%為黑人，其餘為黑白混血兒及少數白人。

海地在西班牙統治期間，曾自非洲大量輸入黑奴，其後法國勢力入侵，西班牙與法國簽訂里斯威條約 (Treaty of Ryswick)，承認法國對該島西部的統治權。由於法國經常對黑奴殘忍虐待，而引起大規模的反抗運動，其後雖然法國被迫將奴隸制度予以廢除，但海地人民仍繼續其反抗意志，從事對法國的奮鬥，直到一八〇四年始獲成功，建立了最早以黑人為主的共和國。

海地脫離法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以後，百餘年來，政變迭起，國內政局一直不能穩定。至一九一五年初，海地總統沙恩 (Vilbrun Guillaume San) 無力平復國內叛亂，因而美國乃派遣軍隊登陸，實施軍事佔領。美國一方推舉文生 (Stenio Vincent) 為總統，一方扶助海地建立警察、改善公共工程、公共衛生、發展農業，因而使海地國內政治、經濟漸趨穩定。

一九三四年，海地人民對於美國長期的軍事佔領亦起反感，於是美國乃撤回駐海地軍，而結束了美國十九年的軍事佔領，但此後的海地政局又恢復混亂局面。一九四六年一月，繼文生總統執政的賴斯克 (Elie Lescot) 被軍事政變推翻，由各軍、政領袖組成委員會接管政府，然後又推舉杜瑪賽 (Estime Dumarsais) 為總統，並且該委員會為期使海地達成團結統一，

再制定憲法，規定總統、參、眾兩院議員均由全民選舉。但是到一九五〇年，杜瑪賽又被黑人所領導的政變所推翻。同年，黑人領袖馬勞漢 (Paul Magloire) 經由海地人民直接選舉而當選總統。然而由於海地黑人與混血及白

人傳統的衝突，一九五六年，馬勞漢又在一次混血及白人軍官所鼓動的政變中，被迫逃往海外。

一九五八年，杜瓦利 (Francois Duvalier) 利用黑人與混血兒及少數白人的鬥爭，而獲得黑人及黑人軍官的支持，當選繼任總統。杜瓦利為大學醫科出身的黑人醫生，他對於熱帶病極有研究，並且他亦是一個政治家和詩人。在一九四六年至五〇年的時候，他曾出任杜瑪賽總統的部長，頗有表現，但是在他就任總統以後，却染上獨裁者獨攬大權的惡癖。並且自從政開始，就經常鼓勵一個排斥混血兒及少數白人的種族鬥爭。杜瓦利一開始就不相信一支接受美國裝備並經常發動政變的陸軍，所以他動用了國家大量預算來組織屬於他自己的民兵。但至一九六三年初，杜瓦利宣佈延長總統任期以後，於是國內就經常發生暴亂，並且由於民兵的橫行霸道，更引起陸軍不滿，終於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陸軍與民兵發生激戰。在杜瓦利壓平陸軍的叛亂以後，就給予嘗試罷黜他的軍事團體以重大打擊；有三分之一的軍官遭到「整肅」，有者被拘禁，有者被處死，其中尚有很多逃往國外。

在杜瓦利進行「整肅」的時候，因為有很多海地的政治難民逃往多明尼加使館尋求庇護，因而就引起了海、多兩國的衝突。後經美洲國家組織出面調解，並要求杜瓦利總統尊重美洲國家組織憲章所規定的人權原則，美國亦籲請海地政府停止其獨裁統治，但是杜瓦利總統非但未予接受，相反的，此後對多明尼加及美國發生更多誤會。

海地與多明尼加同處於希斯賓尼俄那海島之上。兩國獨立後，戰爭迭起，直到一九六一年，幾經紛擾戰亂以後，多明尼加已逐漸實施民主政體，並且經濟亦不斷進步，而海地仍在恐怖統治與落後狀態中。所以兩國的關係，始終不能正常。此外，由於古巴位於海地之西，相距僅五十哩，在加勒比海地區，海地與古巴最為接近，因而多明尼加既同情海地的反抗份子，更憂慮

海地易與古巴共黨結合而被共黨所控制。而美國爲了不贊成杜瓦利總統的獨裁統治，顯然的亦同情海地的陸軍以及一些反抗份子，但是美國亦鑑於海地與古巴接近，極易受到古巴的威脅，因此，美國每年仍給予海地軍事援助，並派遣軍事代表團爲海地訓練軍隊。至一九六三年間，海外流亡份子和國內的反抗勢力，都在不斷增加，杜瓦利總統面臨着國內外所構成的反對勢力威脅下，更無法放棄獨裁統治。並且他爲了本身安全，就以美援經費和武器用於擴充他的民兵，從一萬人至三萬人，另外還組織了數千人名叫「堂堂馬可斯」(Tontons Macoutes) 的便衣特務。此外，並一再盛傳杜瓦利總統暗中購買古巴軍火，接受古巴的技術援助，因而激起了美國的反感。美國乃一方加強加勒比海地區的戒備，以阻止任何自古巴偷運武器往海地的企圖，一方宣佈停止對海地每年八百萬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原定給予海地一年二百八十萬美元貸款，作爲海地首都太子港(Port-Au-Prince)建設噴射機場的費用。杜瓦利總統在此一壓力下，終於向美國保證，他決不使海地成爲共黨國家，並且亦決不接受共黨國家的援助，因而在情勢緩和之中，美國繼續以少量援助海地，可是這種少量援助，却不足以使海地的政治與經濟恢復穩定。

貳 美援的停止與海地人民的災難

海地的對外貿易，是以美國爲主要對象，佔進口總額75%，出口60%，其歷年貿易多爲入超，數額在三百萬至八百萬美元之間。而且由於海地首都太子港風景優美，經常吸引一些北美遊客前來觀光，尤其在一九六〇年前後，觀光收入不斷增加，至一九六一年間，曾高達八百萬美元。這些在對海地的財政與經濟發展來說，是有着重大影響。但是到了一九六三年美援中斷以後，不但進出口數量逐漸減低，觀光收入亦隨之減少，因之國家財政就更加困難。杜瓦利總統爲開闢財源，挽救經濟頹勢即不斷提高關稅，增加稅收，並宣佈一項「經濟節約計劃」，圖謀彌補。但結果除更加深海地人民的生活困難與痛苦以外，並沒有發生任何效果。加在杜瓦利總統長期獨裁統治下，使政府機構已失去效能，而且政府官員經常領不到薪金，所以他們大多數均在公司或商號掛名職員，支取薪俸，利用職權爲公司商號爭取賦稅上的便宜。而杜瓦利總統本人，亦將全國烟葉稅作爲其私人財產，此不但使國家稅務系統混亂，國家財政亦蒙受重大損失，造成海地經濟更爲枯竭，人民生活

更加困苦。

以海地的人民生活來說，他們平均每年所得不超出七十美元。海地人民有三分之二是生活在極不合理的環境，都市到處是貧民區，鄉間更多是不合衛生的住宅。都市中只有6%的市民能獲得自來水的供應，且由於糧食缺乏，人民營養不良，因而疾病繁多，國民健康極差。但全國僅有三百多名醫生，所以他們的死亡率在西方世界是最高的，平均壽命是卅三歲。

在都市的街道上，有成羣的乞丐，在鄉村中，有很多人棲身在路旁，他們簡陋的房屋多懸掛在山丘之間，到處都是悲慘與饑餓的現象。譬如，每到十二月間，正是海地的觀光季節，杜瓦利總統爲掩飾海地人民的悲苦現象，他把都市中的乞丐集中一起，用卡車運到很遠的地方，以免他們跑回來把遊客驚走。如果有人跑回來，那麼他就會在一項「破壞國家經濟建設」的罪名下，把性命送掉。

由於海地人民大都生活在污穢、無知與貧乏當中，所以他們的文化迄今仍屬落後；海地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文盲，在新的一代中，只有15%接受國民教育，0.2%進入大學。他們的語言雖然規定是法語，但農民們却都講克里奧爾(Creole French)——法語與非洲語混合的方言。雖然國教是天主教，但人民却都委諸於宿命論的土教——烏都教(Vaudou)。因此，杜瓦利總統亦利用烏都教的迷信與巫術幫助他統治海地人民。杜瓦利總統首先亦成爲烏都教的教士，然後即利用一批烏都教的教士作爲他的親密顧問，使烏都教士逐漸成爲他的耳目，他們亦經常攜帶武器四出搜索杜瓦利的敵人。

儘管杜瓦利總統有着嚴密的控制，但海地人民仍經常在那裏從事反抗活動。亦經常有着政變或人民武裝革命的謠傳。因而杜瓦利總統於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項修改憲法程序下成爲終身職總統以後，就更加強本身的防衛；他在總統府的周圍建築高牆，經常架起大砲並派有軍隊及坦克守衛。此外，他指揮着嚴密的特務組織，到處密查暗探，使海地人民恐懼，不敢談論國事，更不敢偶發怨言，即使有人反抗，亦必被殘酷鎮壓。例如一九六四年九月，有三個海地青年在日勒米(Jeremie)從事組織青年反抗，但很快就杜瓦利的特務發現，結果多人被殺，然後暴屍於海地西北的拉瓦克(Lavak)地方，同時並公佈這些被殺屍體的照片，另外還有一些被捕的人，他們被帶到首都太子港，在一些政府公務員與學生圍觀下，公開執行槍決。

叁 經濟危機中的「國家經濟復興計劃」

這些海地人民的反抗，不僅是表示海地人民對於杜瓦利總統獨裁統治的不滿，亦與他們長久以來無法改善的困苦生活有着密切關係。杜瓦利總統亦瞭解到，在國家經濟枯竭而不斷加深的人民悲慘生活，對於他的政權來說，無異是一個最大敵人。所以杜瓦利總統除了依靠槍桿和巫術統治海地人民以外，他亦不斷向海地人民強調，在他的「國家經濟復興計劃」下，他們的生活終將獲得改善。他告訴海地人民說：在他的「國家經濟復興計劃」下，他將要撲滅文盲、修建公路、改善工人以及農民的生活條件等等。但實際上，在海地不斷惡化中的經濟情況及其貧乏的條件，顯示這只不過是給予海地人民一點希望而已。我們可從下面的事實來看：

一、在農業方面，海地以農立國，85%以上的人從事農業生活，使農業成爲海地的經濟基礎。可是到現在海地全國土地四分之一可耕地當中，仍有百分之八十是荒蕪的。再者，以海地主要農產品如咖啡、糖、可可而論，迄今仍由於農具與耕種方法的落伍、肥料的缺乏、沒有灌溉系統、種子不良以及私有小型農場之興起，而人口數字亦逐年增加，相對耕地日形短缺，海地農業可謂一蹶不振。因此，不但海地農產品輸出直線降低，並且由於糧食生產不足，很多人民都在饑餓邊緣。

二、在工業方面，海地的工業現在仍處於手工業時代。目前海地工藝品都是小型工業，約有數千名專家及技工專門從事此種工業。如草蓆編製品、麻編製品、各類服飾裝璜等，其產品美觀適目，富於變化，品質高雅且價格便宜。但是亦由於手工業的興盛，而使得海地生產率過低、生活水準不能提高，尤其是成爲工業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再有海地重要的工業投資，大都來自於美國和加拿大，這些北美投資，都是利用海地的原料，經過加工後運往國外市場或在海外加工後運回海地出售。諸如：

①美國的拉·歐奴拉礦業公司(La Reynold's Mining)，它是在太子港南部米哈那(Miragoane)地方提煉海地各種礦產，然後運往海外市場。

②美國與加拿大合營的拉·哈斯古(La Hasco)公司，它是將海地粗糖出口，然後再將精製的糖運回海地出售。

③美國的拉·格埃賓公司(La Caribbean Mills)，它是將海地的小麥

輸出，製成麵粉後再運回海地出售。

④美國的拉·漢波古公司(La Hampeco)，它是經營海地的豬肉，並將豬肉製成品(罐頭等)出口。

⑤美國與加拿大合營的拉·賽頓公司(La Setren)，它專門營運海地的銅礦。

由於外國資本的發達，當然影響了海地無法在國家工業上謀求發展。雖然杜瓦利總統在他的「經濟復興計劃」中，亦曾誇耀着他將開發新興工業的遠景，但是在海地本身條件欠缺以及不能獲得外援情況下，仍是不易實現的。我們再從下列幾點事實來看：

①缺乏外援：在一九六一年間，杜瓦利政府曾獲得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美洲國家組織及美洲開發銀行等機構爲配合「美洲進步聯盟」的安排，對海地提供各種技術援助，並獲得國際貨幣基金會六百萬美元的貸款。但是自從一九六三年美援中斷以後，國際間對海地迄無新的援助，因而影響海地原已歷年均有赤字的國家財政預算就更爲緊縮，而使海地各項建設計劃，不是中途停頓就是不能如期進行。最近杜瓦利總統請求國際貨幣基金會繼續貸款，尚未獲得應允，所以海地今後如果不能獲得新的援助，不但國家建設計劃不能實行，而且其經濟危機亦將更加嚴重。

②缺乏動力：海地的電力發展極爲落後，目前全國發電能力僅達二萬餘瓩，且均係火力發電，其所用之燃料亦均須自國外進口。杜瓦利總統雖擬訂一項阿爾坎坡尼特河谷(Arthouite)計劃，興建彼利格列水庫工程(Repres De Peligre)及水力發電廠，但因需費過鉅，迄今仍無進展。尤其是原期望美國的援助方面，迄今亦沒有獲得保證，所以一般預料近年內是無法實現的。至於海地現有的火力發電方面，由於機器與裝備多年無法補充，致時常發生故障，無法供電，使得海地的都市經常都是處於黑暗，並且海地政府爲節約用電，亦不斷的實施燈火管制，現在海地人民都普遍的使用煤油燈照亮。

③公路毀損與交通不便：海地鐵路建設極不發達，不足以構成人民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公路交通同樣亦不發達，海地公路總長約三千里，大部份是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所建造，由於年久失修，迄今多已損壞而不能使用。據估計，其中有一千三百四十五里的公路，只能在乾季的時候行駛車輛，其他的道路經常是難以通車的。杜瓦利總統目前雖然在推行一項「五

年公路改善計劃」，但是他只是對開伊（Cayes）地區的公路稍加改善，其他公路仍舊繼續惡化。因此，現在海地的產品交流，只能依靠各市鎮的道路與小徑，使內陸產品運送至各港口。

④設備不足：原有的設備只是不斷損壞，新的設備更無法補充。譬如海地早期農產品和木材加工工業，以及一般消費品工業，其機器多係外國輸入，迄今不但無法添製，其損壞者亦無法修復，所以國內一般消費品的製造如製鞋、製烟、玻璃、肥皂、糖菓及酒精等，仍多以舊式手工加工或製作。這種情形，對於新興工業的創設具有很大的阻力。

⑤勞工缺乏：由於海地人民多從事農業生活，所以海地人民難以脫離農業加工基礎，因此，其真正屬於工人階級者為數不多，尤其缺乏各類技術人員的培養，實際上，工人的需要已成海地當務之急。

⑥水的貧乏：海地的水份含有大量石灰質，不適合工業需用。

在此一情況下，海地生產只是銳減，任何增加輸出的計劃都歸於失敗，其影響所及，海地的經濟只是不斷惡化，以致杜瓦利總統的「國家經濟復興計劃」，對於饑餓的海地人民來說，已完全無效。相反的，海地人民却日以繼夜的期望着明天能改變現狀，其中一些激烈份子更在那裏不斷的反抗。至本年二月間，海地的秘密政黨——左派的人民協調黨（Le parti d'entente populaires）更以一項中止破壞土地改革實施的口號，領導海地人民在靠近太子港的袋底（Cul-De-Sac）地區實施暴亂，他們放火焚燒屬於地主的蔗田，以及美國資本經營的拉·哈斯古公司，造成很大損害。

肆 政治混亂與共黨顛覆危機

最使人担心的，就是在海地經濟危機下的未來政局發展。前面曾談到，杜瓦利總統的獨裁統治，不但受到美國及若干美洲國家的指責，並且亦逐漸的引起了海地人民的反抗，尤其到一九六三年，杜瓦利總統所領導的民團與陸軍發生激烈戰鬥以後，杜瓦利總統與海地人民都在走向極端。在杜瓦利總統不斷的清除他的政敵中，那些反對他的人，不是死在國內監獄，就是自動退出政壇，歸隱家園，但是大部份却逃往國外或潛入山區從事反抗活動。同年七月，前海地總統馬勞漢（Paul Magloire）即在美國屬地波多黎各（Puerto Rico）聲言組織流亡政府，八月，海地流亡份子就在太子港以北八

十五哩的海地角（Cap-Haitien）作了一次突擊性的登陸。但由於補給不繼，終告失敗。然而此一意圖推翻杜瓦利政府的反抗行動，却激怒了國內的反對力量。並且盛傳馬勞漢在未獲得美國支援以後，即暗中與古巴共黨勾結，並聯合海地國內的秘密政黨——海地民主黨（Le parti des Democraties Haitiens）與人民協調黨在山區中建立武裝力量。事實上，民主黨與人民協調黨都是左派組織，它們經常在那裏結合國內所有反抗力量，企圖推翻杜瓦利政府。它們的反抗運動都是同一方式下進行，那就是通過杜瓦利總統殘酷獨裁統治下海地人民難以忍受的痛苦、民團和便衣特務所造成的混亂以及海地人民本身的弱點，來建立一個「武裝鬥爭」的路線。在他們看起來，這都是關係着海地人民合理要求與願望。所以在此後的一段時間，海地經常在爆發動亂，並且亦經常的流傳着已爆發大規模人民革命的謠言。

本年五月廿日，約有一百名由海地流亡份子所組成的游擊隊，再向海地發動突擊，在海地角登陸，隨後即潛入山區建立游擊據點。在當天尚有不明國籍的飛機轟炸海地首都總統府，杜瓦利總統雖未受傷，但很多人被炸死，其中包括兩名總統的助理人員。六月十日，又有一支游擊隊在海地北部登陸，雖遭遇到海地陸軍的抵抗，但他們很快就與潛伏在山區的游擊隊相呼應。同時在這一連串的突擊事件以後，在多明尼加方面就傳出有關反對杜瓦利政府份子亦已秘密到達太子港，並且在海地臨加勒比海的夏克麥（Jacmel）將有新的突擊活動，因而一時使整個海地都籠罩在恐怖與緊張氣氛當中。

從五月廿一日起，儘管海地政府一再宣佈對於局勢發展已完全控制，但在行動上却難以掩蓋海地政府在事件當中的驚慌與錯亂。因為至今海地政府尚不知道游擊份子是從海路抑是空降進行突擊，並且對於這些突擊份子的來歷亦無確悉，雖然海地政府在七月二日聲明突擊海地角的游擊隊是來自於英屬的巴哈馬（Bahama），但很快就被英國所否認。尤其是經過這次突擊事件以後，更證明海地角是沒有防禦措施，在海地沿海各地亦沒有應付此種突擊事件的組織，因為在當時，所有海地駐軍都不知道如何應付這種偶發事件。事件過後，杜瓦利總統驚魂甫定，馬上就又採取他的恐怖鎮壓措施，在此一措施下，很多農民被指控為夥同共黨匪徒從事顛覆，而草率被殺。並據海地政府透露：在海地角有很多可疑的共黨份子被捕，其中已有多名被槍決了。另據多明尼加的消息，海地政府捕獲的可疑共黨份子中，有兩名廿餘歲的

學生，一名叫馬克洛(Maurice Magloire)，一名古非利普(Paul Philippe)，是在杜瓦利總統親自監督下執行槍決的。

前此海地政府對於一九六三年的海地角突擊事件，曾指控是出於美國支援下的海地流亡份子顛覆陰謀，這次亦是一樣，美國與多明尼加都遭到海地政府的指控。並且在海地駐聯合國代表塞克萊(Raoul Sicalé)本年七月二日亦曾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以討論海地政府指控美國與多明尼加參加一項目的為推翻海地政府的陰謀。此後在海地就盛傳着此次不明飛機轟炸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當是一個主要角色。

在傳說紛紜當中，美國就表示願意協同海地政府澄清此一事件的真相。而國際一般輿論方面對於海地政府的指控亦不表示同意。它們提出一些反證，以證明美國是沒有什麼責任。它們指出：一、如果說此次轟炸太子港的不明國籍飛機是美國的飛機，那麼它如何能夠多次飛越古巴有着嚴密監視的加勒比海地區而無所顧忌？二、同樣的，海地流亡份子可能受到美國金錢的支援，但是這並沒有任何證據。三、如謂美國駐太子港的大使館人員在海地國內外反對派間從事活動，但這又如何證明享有海地善意招待的美國人員會參加到這個可能與古巴共黨有着聯繫的叛亂組織，從事顛覆海地政府？四、在事後證實這次不明飛機所使用的炸彈，並不是美國所製造，而其中有幾顆是不能爆炸的假炸彈。

此外就在各方懷疑與推測當中，海地民主黨却發表了一個聲明，這個聲明主要是對於曾接受美國裝備與訓練的海地陸軍在此次突擊事件中所表現的堅強抵制頗表不滿，它說：海地軍方傳統封建的與「美國帝國主義」聯繫的制度和反對美洲大陸革命當中，所有人民革命力量的利益都遭到杜瓦利政府無情的打擊。所以海地人民將開始與軍方敵對。並謂：此一與軍方鬥爭的重要性，不但關係到杜瓦利政府，同時亦關係到海地的未來前途。我們從這個聲明亦可以看出，五月廿日以來的突擊事件，與共黨方面是有着關聯的。

伍 結論

海地曾被西班牙、法國及美國先後統治，經過長期的奮鬥始獲獨立。由於海地多是黑人，所以亦是黑人最初在世界上爭取獨立自主的國家。海地獨立以後，黑人與混血兒不斷衝突，軍事政變迭起；在一八〇〇年至一九一五

年，七十二年間，就換了廿二位總統，其中只有一位任滿六年，三位死於軍事政變，其餘亦都是在軍事政變下被迫去職的。其後軍事干政仍未停止，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杜瓦利當選總統，情況仍無改善。這些不停的軍事政變，不但影響了海地的政治與經濟都無法走上正軌，並且亦造成杜瓦利總統走上獨裁統治的主要原因。

再因為海地接近古巴強鄰，不但心理上受到威脅，實則各方面亦多受其影響。在古巴共黨方面，它早已認為海地是法語國家，人口多是黑人，所以最適宜作為訓練非洲游擊隊的基地，並且在一九六六年以來，就盛傳很多海地流亡份子在古巴接受游擊戰訓練。一九六七年八月，古巴在哈瓦那召開「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會議」的時候，亦曾主張使用暴力推翻海地政府，此後古巴就公開宣稱：海地民主黨與人民協進黨是一支推翻杜瓦利政府「革命的主要力量」。從這些跡象來看，五月間的武裝侵略事件無異的是出於古巴共黨的陰謀。在美國方面，從美國對海地的態度來看，自一九五八年開始，美國確實是不贊成杜瓦利總統的獨裁政權，尤其到了一九六三年杜瓦利總統連任以後，一切加強鎮壓與恐怖獨裁統治的表現，都引起了美國的反感，因此，美國冀圖以停止對海地的援助，迫使海地政府改變現狀，而期望海地能有一個民主政府出現。但是美國又擔心海地會爆發美國所不能控制的「人民革命運動」，並且美國亦唯恐杜瓦利政權一旦崩潰，在混亂中而出現第二個古巴局面。所以儘管美國不喜歡杜瓦利總統的獨裁，但是每當海地面臨緊要關頭的時候，又會自動的支持杜瓦利政府。這種矛盾現象，不但是海地政府與美國間不斷增加中的誤會原因所在，亦是造成古巴共黨得能乘機發動赤化海地的陰謀。

至於杜瓦利總統，雖然在他對海地十年統治中能渡過多次變亂，但在他的獨裁統治與不斷清除政敵所造成的反抗力量，更加嚴重的威脅着他的政府。加以失去美國的助力以後，他雖然尚能繼續統治海地，但却無法解決或改善國內諸多困難，在經濟情況不斷惡化下，隨時都可能帶給海地一個難以抵抗的災難。所以海地今後局勢發展，尚須視其經濟情況是否能獲得改善而定。這種改善當然需要外援，那麼美國為避免海地被古巴共黨所赤化，就不應再坐視旁觀，否則海地不能終止的政治與經濟危機，一方是杜瓦利總統必然要加強其殘酷無情的統治，而另一方却是饑饉與疾病不斷蔓延，在這種情況下，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如再加上共黨的煽動，其海地未來前途就不堪設想了。(八月十二日脫稿)